

# 羅馬字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

## ——台灣文學史 ê 再詮釋

### 1. 前言

無論是台灣派或者中國派，piān 若論到台灣文學史，多數 lóng 是 khiā tī 漢字 ê 角度來看台灣文學 ê 發展。會有 chit 種對台灣文學史 ê 誤解，顯示 in chia 漢字 ê 既得利益者若 m̄ 是對台灣史無了解就是刁工 beh am-khàm 「羅馬字 chiah 是台灣第一 ê 出現 ê 文學語言」ê 歷史事實！

咱 chai-ia<sup>n</sup>，tī 歐洲人發現台灣 chìn-chêng，台灣是南島語系 ê 原住民 ê 天下。Hit tong-chūn ê 原住民並無發展出文字系統，所以 in ê 文學形式是以嘴 tú 嘴流傳 ê 方式。亦就是講，hit 當時 ê 台灣 kan-ta<sup>n</sup> 有口語文學 (oral literature)，iáu 無書面語文學 (written literature)。台灣進入書面語文學 ê 時代是 ùi 荷蘭人佔領台灣、用羅馬字替平埔族設計書寫系統、koh 開設學校 chiah 開始算起。有 chit-kóa 中國人，像講古繼堂 (2003:26)，講台灣文學是 ùi 1652 年沈光文漂流來台灣 chiah 開始發展起來。這根本是無了解世界史 mā 無清楚台灣史所講出來 ê 一種 in ka-tī m̄-chai thang 見笑 ê 笑話。In 無了解講，台灣 tī 1636 年就已經設立羅馬字 ê 學校 à；tī 沈光文來台灣 chìn-chêng，台灣早就有真 chē 用羅馬字書寫平埔族語言 ê 出版品 (Heylen, 2001)。Chit-kóa 出版品 kap 學校教育系統是促成羅馬字 chiá<sup>n</sup>-chò 台灣文學史上第一 ê 文學語言 ê 重要因素！

羅馬字書寫系統 tī 台灣 ê 發展，大概 ē-sái 分做 2 個時期 (Chiung, 2001)。第一 ê 時期是荷蘭統治時代由荷蘭傳教士所設計 ê 描寫平埔族語言 ê 「新港文」(村上直次郎，1933)。Chit-ê 時期大概 ùi 17 世紀荷蘭佔領到 kah 19 世紀初期。第二 ê 時期是 19 世紀後半段到 ta<sup>n</sup>，由西方傳教士設

計、主要 teh 描寫台語 ê “Pêh-oē-jī” (白話字) (蔣為文, 2001; 董芳苑, 2004)。因為用羅馬字來書寫 ê 文字系統是屬語音單位 khah 細 ê 音素文字, 所以伊有學習效率高、語意準確性高 ê 特色。Chit 款 ê 特色 tú-hó 符合白話書寫 ê 基本需求。

因為「新港文」kap「白話字」lóng 是音素文字, 而且 in lóng 延續西歐近代國民文學 ê 白話書寫模式, 所以台灣文學一進入書面語時代就是以「白話」ê「新文學」ê 方式發展。Hit-kóa 用漢字文言文寫作 ê 所謂 ê 「舊文學」, 其實是台灣受「鄭氏王朝」kap「滿清帝國」外來統治期間, 受中國傳統文學影響之下 ê 產物。台灣文學界 lóng 慣習 kā 台灣文學史上「鄭氏王朝」kap「滿清帝國」時期 ê 文學作品號做「古典文學」或者「舊文學」, 實在講, in 應該改做傳統漢詩、漢文。因為「古典文學」、「舊文學」其實是 khiā tī 中國已經有 kú 千年漢字書寫傳統 ê 歷史角度來講, 若 khiā tī 台灣 ê 角度, 台灣上早 ê 書面語是用羅馬字書寫 ê 新港文 chiah tiòh。

Tī chit 份論文 lāi-té, 咱會先分析文字 kap 知識、權力 ê 關係, koh 分析西歐白話文學對台灣 ê 影響, sò--lāi 咱會舉例證明用羅馬字書寫 ê 「新港文」kap「白話字」chiah 是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

## 2. 文字 hām 知識、權力 ê 關係

文字 kám 一開始就是為 tiòh 文學 chiah 發展出來 ê? M̄是啦! 文字一開始 lóng 是操控 tī 少數人 ê 手頭, tī 中央集權 ê 政治、宗教團體 ê 支持之下 chiah 發展出來 ê (Diamond, 1997:235)。

早期 ê 政治組織為 tiòh 卜卦、抽稅、行政等 ê 目的 chiah 發展出文字。像講, 咱 chín 所知上早 ê 文字之一「Sume 文字」(Sumerian cuneiform), 伊一開始 kan-ta<sup>n</sup> 是 chit-kóa 名詞 kap 數字 niâ, 主要是作為記帳 ê 工具 (Gelb, 1952:62)。Koh 像講, 中國漢字 ê 形成過程當中, 一開始是以卜卦為主要目的。

文字系統 ê 設計並 m̄是一開始發展就真完美, mā m̄是一開始就適合文學創作。某種程度來講, 文字 ê 結構會影響伊 hông thèh 來使用 ê 用途。

世界有名 ê 文字學家 Gelb (1952) thèh 出講，世界文字 ê 分類應該就伊文字符號所對應 ê 語音單位 ê 大細來做標準。Tī chit-ê 標準之下，現存 ê 世界文字大概有 3 類：「語詞音節文字」(word-syllabic systems<sup>1</sup>)、「音節文字」(syllabic systems)、kap「音素文字」(phonemic systems)。Sòa--lái Gelb (1952) koh 進一步指出講，文字 ê 發展是 ùi 大 ê 語音單位演變到 khah 細 ê 單位，也就是講 ùi 「語詞音節」進到「音節文字」chiah koh 到「音素文字」。

無 kāng ê 語音單位 ê 文字有 siá<sup>n</sup>-mih 特色 leh? 一般來講，描寫 khah 細 ê 語音單位 ê 文字系統會 khah 有學習效率 (Smalley, 1963:7)。這是因為咱人 ê 語言其實是由少數有限 ê 音素(phonemes)透過排列組合所組成 ê。咱只要用少數 ê 文字符號來表達 hit-kóa 音素，就 ē-tàng kā 無限 ê 語詞記錄落來。除了 khah 有效率之外，描寫 khah 細 ê 語音單位 ê 文字系統 mā 會 khah 準確、減少語意模糊 ê 空間 (蔣為文，2001)。

描寫 khah 大 ê 語音單位因為 khah 無效率 mā khah 無準確，所以一般民眾 khah 無簡單學，致使 khah 歹普遍化。因為伊有歹普遍化 ê 特質，所以統治階級就 khah 容易利用對文字 ê 掌控來進行知識、權力 ê 壟斷。下面咱就以漢字 tī 漢字文化圈所扮演 ê 角色來說明。

漢字是屬一種語音單位 khah 大 ê 「詞素音節文字」。「文言文」是一種利用漢字來做書寫 ê 特別文體，而且伊並無完全表記口語 ê 話語。甲骨文時期 ê 漢字主要是用 tī 卜卦，甲骨文以後 ê 時期主要用 tī 行政 kap 學術。Hit 當時 ê 文言文 ē-sái 講是統治階級 ê 統治工具。一般民眾若 beh 學 ē-hiáu 文言文，伊第一步就 ài 先學漢字。M̄-koh 漢字是真無學習效率 koh 真無準確 ê 文字，就親像咱俗語講 ê 「漢字若 beh 學會 bat，嘴 chhiu 就打死結」，beh kā 漢字學 kah chiâu-chîng 是真 oh ê 代誌 (DeFrancis, 1996)。就算 hit-kóa khiáu--ê、好運 ê 了真 chē 時間 kā 漢字學起來 à, in sòa--lòe ài koh 讀 hit-kóa 用文言文寫 ê 四書五經。Chit 種用漢字文言文寫 ê 古典經冊，並 m̄ 是你 ka-tī tiàm 厝 lìn 讀就讀會 bat neh。因為文言文是一種無表達口語、語意含糊 ê 文體，所以學生一定 ài 就課文內容 kā 老師請教。Mā m̄ 是

<sup>1</sup> Gelb 傾向用“word-syllabic”，DeFrancis (1990)傾向用“morphosyllabic”(詞素音節文字)。

講你 chhìn-chhái chhōe 一個老師聽伊解釋課文就 ē-sái neh! 你若 chhōe m̄-tiòh 人，無符合當權者 ê 意思 mā bē-sái。亦就是講，hit-kóa 用文言文寫 ê 經冊 ê 「解釋權」其實是掌握 tī 統治者 ê 手頭；就算講你有 chài-tiāu 讀漢字，你 mā 無一定有法度符合當權者 ê 意思。

Chit 種統治者掌握經冊解釋權 ê 現象 tī 「科舉制度」以後更加嚴重。因為各朝代 lóng kā 漢字當做正統、mā kā 列 tī 科舉考試內底，所以 hit-kóa 想 beh 做官、通過考試 ê 人 tō bē-sái 無學。Tng 當 chit-kóa 人考試入取、功成名就了，in 為著維護 ka-tī ê 既得利益，當然 tō 繼續擁護漢字 ê 正統地位。Tī 現此時 ê 台灣，雖然講已經無「科舉制度」，m̄-koh chit 種文字既得利益 ê 現象 iáu 是真普遍 ê 存在。Hit-kóa 接受外來政權「中華民國」ê 中文使用者，tī 大中國 ê 教育、行政體制 ê 支持下，為 tiòh in 個人 ê 既得利益對台灣語文 ê 打壓 ê chit 款現象，就親像以前中國 ê 文言文舊勢力對胡適提倡中國白話文運動 ê 打壓 kāng-khoán。

漢字文化圈因為長期借用「漢字」kap「文言文」書寫方式，造成掌握漢字 ê 文人統治階級 hām 脫赤腳 ê 做稽人 ê 階級對立(蔣為文, 1997)。換一句話講，漢字 m̄-ta<sup>n</sup> 歹學、歹寫，而且 chit 種古典 ê 「文言文」書寫方式 hām 做稽人嘴講 ê 「白話」形式完全無 kāng，造成古典經書 ê 「解釋權」掌握 tī 文人階級 ê 手頭。脫赤腳 ê 做稽人平時做稽 tō 做 bōe-liáu--á，那有時間 thang 去學寫漢字、學習古典？Chit 種情形 lō-bóe 演變做掌握漢字 ê 統治者 kap m̄-bat 漢字 ê 被統治者 ê 階級差別。

Chit 種利用漢字文言文來維持 ka-tī ê 既得利益 ê 統治階級 ê 情形一直到 kah 19 世紀尾，chiah tī 西歐帝國主義 ê 威脅下，不得不改變。

### 3. 歐洲白話文學 ê 發展 kap 對台灣 ê 影響

西歐地區自「西羅馬帝國」滅亡了，就進入所謂 ê 「中古時代」(the Middle Age)。無 kāng ê 學者對「中古時代」ê 詳細時間進程可能會有 tām-pòh-á 無 kāng ê 意見。M̄-koh，一般得來講「中古時代」大約是 ùi 公元 5 世紀到 kah 15 世紀當中 chit 段時間。「中古時代」hō 人上大 ê 印象是

1)神權統治 2)封閉 ê 封建社會 kap 3)無 sá<sup>n</sup> 進步 ê 科技 (Davies, 1997:291)。  
 Tī hit-ê 中古時代，拉丁文 (Latin) 是 hit-ê 掌控多數歐洲地區 ê 「羅馬天主教會」(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ê 正式語言 (official language)，hông 用 tī 行政、學術、教育、kap 文學等方面 (Crystal, 1992:223)。亦就是講，hit 當時 ê 歐洲人平時厝 lín 是講 in 地方 ê 母語 (vernacular language)，m̄-koh tī 正式場合 ê 時就 ài 用拉丁語。拉丁文 tī 西歐地區 ê 地位就 ká-ná 「文言文」 tī 漢字文化圈 lín 所扮演 ê 角色 kāng-khoán (Norman, 1988:83)。

拉丁文 tī 西歐地區 ê 正統地位一直到 kah 中古時代尾期、文藝復興 (Renaissances<sup>2</sup>) 初期，特別是宗教改革 (Reformations) 浮出來了 chiah 受 tiòh 真大 ê 挑戰。宗教改革以前，拉丁文 hông 認定是神聖 ê 語言、是接近上帝 ê 唯一語言，而且 chit-ê 語言是操控 tī 神職人員 ê 手頭。M̄-koh，「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 thèh 出宗教改革主張，伊主張每一個信徒 lóng ē-sái 用伊日常 ê 母語直接 hām 上帝 chih-chiap，無需要 koh 透過神職人員做中間者。Tī chit-ê 信念之下，馬丁路德用伊 ê 母語「德語」將《聖經》翻譯做德文版而且 tī 1522 年出版。

用母語來翻譯聖經、宣傳教義後來形成新教徒 ê 基本信念，chit-ê 信念 m̄-ta<sup>n</sup> tī 德國流行 mā se<sup>n</sup>-thò<sup>n</sup> 到全西歐 ê 基督教區域，甚至影響後來西歐國家 ê 海外殖民地經營。

Tī 西歐基督教世界，透過閱讀聖經，是一般人學 ē-hiáu 文字讀寫能力 thang 進入書寫世界 ê 重要途徑。Tī 中古時代尾期、文藝復興初期雖然 tauh-tauh-á 開始有 chit-kóa 用各地方母語書寫 ê 作品出現，像講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ê 《神曲》，m̄-koh 用母語來書寫、創作 ê 觀念 kap 實踐 ài 等到宗教革命了 chiah 有 khah 大 ê 進展。像講，馬丁路德 tī 德國文學史頂頭 ê 大貢獻就是將《聖經》翻譯做德文版；chit 部德文版 ê 聖經 chiá<sup>n</sup>-chò 近代德語書面語 ê 開基標準，確立「德語」chiá<sup>n</sup>-chò 近代德國文學 ê 「文學語言」(余匡復，1996:51)。像 chit 種用母語來書寫、創作 ê 做

<sup>2</sup> 有關文藝復興 ê 開始 kap 結束 ê 時間，無 kāng ê 學者有 tām-pòh-á 無 kāng ê 看法。若照 Davies (1997:469) ê 分期，大約是公元 1450-1670。

法後來 *chiá<sup>n</sup>-chò*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真重要 ê 文學特色之一，*mā* 是 in 歐洲形成民族國家 (*nation-state*) ê 國家認同 ê 關鍵要素 (Davies, 1997:482)。

當西歐國家向海外拓展勢力 ê 時，宣傳基督教義 *mā* 是 in 重要 ê *khang-khòe* 之一。In ê 傳教士 *piān* 若到一個新所在，當地若無書寫傳統 ê，in 就用 in *khah* 熟 ê 羅馬字替當地語言創造一套書寫系統。像講，荷蘭人 *tī* 17 世紀來到台灣 ê 時，因為 *hit* 當時台灣原住民並無發展出文字，所以荷蘭傳教士就用羅馬字替平埔族設計出咱 *chín* 通稱「新港文書」ê 文字系統。

西歐傳教士到 ê 所在若準已經有文字系統，*m̄-koh* 當地 ê 文字 *siu<sup>n</sup>* 難、*siu<sup>n</sup>* 歹學 ê 時，傳教士 *mā* 會用羅馬字替 in *koh* 創造另外一套書寫系統。像講，西歐傳教士來到中國或者越南 ê 時，雖然 *chit* 2 個所在 *lóng* 有用漢字書寫 ê 傳統，*m̄-koh* 因為漢字 *siu<sup>n</sup>* 歹學，所以 in *kāng-khoán* 用羅馬字分別替 in 創造新 ê 文字系統。Tī 越南 ê *chit* 套音素文字號做 *chữ Quốc ngữ* (國語字)，tī 中國 kap 台灣 *chit* 套以廈門話為主 ê 羅馬字號做 *Peh-oē-jī* (白話字) (蔣為文，2003；董芳苑，2004)。

西歐傳教士所傳入來 ê *chit* 種以白話為書寫基礎 ê 做法對漢字文化圈造成真大 ê 影響。Tī 19 世紀，當西歐帝國主義侵略東亞 ê 企圖 *lú* 來 *lú* 明顯了，*chit-kóa* 漢字文化圈 ê 國家 (包含中國、越南、韓國、日本等) 為 *tiòh* 對抗帝國主義，in 不得不 *thèh* 出 *chit-kóa* 富國強民 ê 革新政策。其中一項要務就是教育改革。為 *tiòh hō* in ê 普羅大眾 *ē-tàng* 受基本 ê 國民教育 *thang* 宣傳民主、科學並進一步反抗帝國主義，in 就 *ài* 廢除過去漢字文言文 ê 正統地位，改用以口語為書寫基礎 ê 白話文。所以 *tī* 漢字文化圈 *lāi-té*，白話文 ê 發展其實是 *tī* 西歐帝國主義 ê 強勢威脅之下各民族為 *tiòh* 求生存所產生出來。

#### 4. 新港文是台灣第一 *pái* ê 文學語言

1492 年 *Kholanpos* (Christopher Columbus) 代表歐洲人第一 *pái* 行船到美洲大陸；幾年後，葡萄牙 ê 行船人 *Gama* (Vasco da Gama) *tī* 1498 年經

由「好望角」(The Cape of Good Hope) phah 開歐洲到印度 ê 新航線。15 世紀 ê 結束 tú 好是新航線時代 ê 開始。Tī 亞洲, tòe 新航線時代腳後 táu 來 ê 是西歐 ê 傳教活動、國際貿易 kap lō-bóe ê 殖民主義。

荷蘭人 tī 1579 年脫離西班牙 ê 統治、建立荷蘭共和國, sòa--lâi 聯合英國 táuh-táuh-á 形成新 ê 海洋霸權。荷蘭人 tī 17 世紀初本底 beh 佔領澎湖 thang 做 hām 中國買賣 ê 據點, 因為中國明朝 ê 強烈反對 kap 抵抗, 致使無成功。Lō-bóe 中國 hām 荷蘭達成停戰協議: 荷蘭 ài 退出明朝統治之下 ê 澎湖; 荷蘭若是 beh 佔領無屬明朝 ê 台灣, 明朝並 bē 干涉。Tī chit-ê 緣故之下, 荷蘭人 tī 1624 年「轉進」台灣, tī 無 tú-tiòh 中國兵 ê 抵抗之下, 真簡單就佔領台灣。

「新港文」是台灣史上第一 pái 出現 ê 有系統 ê 文字, 所描寫 ê 語言主要是 hit 當時荷蘭佔領 ê 大本營 ê 台南 hit kho-ûi-á ê 平埔族「Siraya」(西拉雅族) ê 語言。雖然「新港文」tī 17 世紀就出現 tī 台灣 teh 使用, chit-kóa 文獻像講《諸羅縣志》、《下淡水社寄語》mā lóng 有記載過 chit 款 ê 「紅毛仔字」, m̄-koh 一直 ài 等到 19 世紀發現 tiòh 所謂 ê 「番仔契」chiah 有法度證實「新港文」ê 存在。

經濟資源 ê 剝削 kap 基督教義 ê 傳播是荷蘭統治台灣 ê 2 大目的。甘為霖牧師 (Rev. William Campbell, 1871-1918) tī 伊 ê 冊《荷蘭統治下 ê 台灣》(*Formosa under the Dutch*) lâi-té 記載講:「彼當時, in (荷蘭人) m̄-ta<sup>n</sup> 真 gâu 做生理、賺真 chē 錢, koh 真成功 ê 推廣教育 kap 基督教義; 荷蘭傳教士伊 ka-tī 一個就有 chài-tiâu 經營管理 kúi-nā 間學校, 收超過 5,000 人加入教會做基督徒。」(Campbell, 1903:vii)

Hit 當時傳教 ê 方法之一就是透過當地 ê 語言來傳授教義。為著使用當地 ê 語言, 傳教士就利用羅馬字來設計一套 ē-sái 描寫當地語言、koh 簡單好學 ê 文字系統。即套羅馬字書寫系統, 一方面 ē-tàng 幫贊傳教士紀錄、學習當地 ê 語言, 一方面 mā ē-sái hō 當地 ê 人真簡單就看 ē-hiáu 用 in ka-tī ê 語言寫 ê 聖經 kap 基督教義 ê 冊。「新港文」就是 án-ne 產生 ê。台南附近 ê 平埔族因為荷蘭人傳教 ê 影響之下, soah táuh-táuh-á ē-hiáu 用

羅馬字來讀寫 in ka-tī ê 語言。荷蘭人 mā 因為傳教 ê 需要，出版 chit-kóa 羅馬字 ê 教材，kā chit-kóa 基督教義 ê 冊 kap 聖經翻譯做「新港文」。譬如講，Jacobus Vertrecht 所編 ê 《Favorlang 語信仰個條書<sup>3</sup>》，由 Daniel Gravius 翻譯 ê 荷蘭、新港文對照 ê 《馬太福音<sup>4</sup>》等。Chit-kóa 書面材料 lóng chiáⁿ-chò hit 當時台灣發展書面語文學 ê 真好養分。

Tī 國姓爺 (Koxinga; 鄭成功) 趕走荷蘭人了後，雖然「漢字」chiáⁿ-chò hit 當時 ê 官方文字，m̄-koh 羅馬字式 ê 「新港文」iáu tī 民間流傳使用 chit-chām 時間。當 Siraya ê 語言 táuh-táuh-á 消失去 ê sí-chūn, 咱人 chiah tī 19 世紀尾 ê 時發現 in 過去 bat 使用羅馬字 ê 證據。Chit-kóa 證據就是 chit-kóa 用「新港文」寫 ê 古文件。In 有 ê 規張 kan-taⁿ 用「新港文」寫，mā 有「新港文」hām「漢字」lām leh 對照寫。Chit-kóa 古文件，大部分是買賣、抵押、或者出租 ê 契約 (村上直次郎, 1933:IV)。因為 chit-kóa 古文件大部分 lóng tī 「新港」(現此時 ê 台南縣新市) 地區發現 ê, 所以學者 kā 號做「新港文書」，一般大眾有 ê kā 叫做「番仔契」(賴永祥, 1990:125-127)。Tī chit 份研究論文 lāi-té 就 kā chit-ê 時期 ê 「羅馬字書寫系統」統稱做「新港文」。

根據村上直次郎 (1933: XV) 做 ê 研究，現存 ê 新港文書大概有 141 件。<sup>5</sup> Tī chit 百 thóng 件 ê 文書 lāi-té, 上早 ê 是 1683 年所寫 ê, 上 oàⁿ ê 是 1813 年。可見至少 tī 19 世紀初 iáu 有 Siraya ê 族人 ē-hiáu 寫「新港文」。

雖然講台灣史上第一 pái ê 白話文書寫傳統到 19 世紀初就去 hō 斷去，m̄-koh 真 kín tī 19 世紀後半期就 koh hō 「白話字」接落去擔任 chit-ê 白話文 ê khang-khòe。

<sup>3</sup> 由甘爲霖(William Campbell) tī 1896 年 koh 印。

<sup>4</sup> 原冊 ê 標題 Het Heylige Euangelium Matthei en Jonannis Ofte Hagnau Ka D'Illig Matiktik, Ka na Sasoulat ti Mattheus, ti Johannes appa. Overgefet inde Formosaansche tale, voor de Inwoonders van Soulang, Mattau, Sinckan, Bacloan, Tavokan, en Tevorang. 詳細請參閱 Campbell, 1888; 賴, 1990:121-123。

<sup>5</sup> 最近 chit kúi 年, 蔡承維 kap 李壬癸 mā 有 koh 發表數十件新發現 ê 文件。

## 5. 白話字是近代台灣白話文運動 ê 開基祖

咱若以 19 世紀以後 ê 歷史算近代史，án-ne 白話字 ē-sái 講是台灣近代史上白話文運動 ê 開基祖。白話字 m-ta<sup>n</sup> 影響 19 世紀尾期、20 世紀初期 ê 台灣人民，甚至影響到當代 ê 台灣母語文學 ê 發展。

學界對台灣新文學發展 ê 開始點一般 lóng 是定 tī 1920 年代（葉石濤 1993:28；林瑞明 1996:2；游勝冠 1996:18；梁明雄 1996:149；河原功 2004:134）。In ê 論點通常是講台灣新文學是受 1) 中國五四運動，或者 2) 日本現代文學 ê 影響 chiah 發展起來 ê。Chit 種 ê 講法其實是用漢字 ê 角度來看台灣文學史 ê 發展。實在講，台灣近代 ê 白話文學、新文學 ê 發展 ùi 1885 年 Barclay 牧師（Thomas Barclay 巴克禮，1849-1935）tī 台南發行白話字報紙《Tâi-oân-hú-siá<sup>n</sup> Kàu-hōe-pò》（台灣府城教會報）ê 時就建立基礎 à ! Tng hit-kóa 漢字既得利益者 iáu teh 新舊文學論戰、台灣話文論戰 ê si-chūn，台灣文學史上早就出現 bē chió ê 白話文作品 kap 作家，像講偕叡廉（1882-1963）、柯設偕（1900-1990）、林茂生（1887-1947）、鄭溪泮（1896-1951）、賴仁聲（1898-1970）、蔡培火（1889-1983）（黃佳惠，2000）。

實在講，台灣書面語文學一開始就是受世界文學 ê 影響，tī 歐洲白話 ê 國民文學 ê 刺激之下所發展出來 ê。所謂 ê 中國五四運動或者日本現代文學，不過是台灣受世界文學影響一段時間了，另外 koh 出現 ê 2 個影響台灣文學 ê 支流 niâ。中國五四運動 hoân-sè 對 hit-kóa 讀漢學仔冊 ê 有刺激 ê 影響，m-koh 就台灣文學史來看，白話字對台灣白話文運動 ê 影響 iáu 是上早 ê。

下面咱就舉例來看白話字對台灣新文學 ê 貢獻。

有人講，「追風」tī 1922 年發表 ê 〈她要往何處去〉是台灣新文學史上 ê 第一篇小說（古繼堂，2003:78）。Che 實在是對台灣史無了解所犯 ê 大錯誤。咱若掀開 Barclay 牧師所創辦 ê 《台灣府城教會報》，咱 ē-sái 發現 tī 1922 年 chin-chêng 就有真 chē 用台語白話字寫 ê 現代小說。譬如講，1886 年 1 月《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 期有一篇小說號做 〈Jit-pún ê koài-sū〉（日本 ê 怪事）。Chit 篇小說並無註明作者，內容主要是講一個肖貪 ê 旅

館頭家去 hō 一個假做老狐狸 ê 人客騙錢去 ê 故事。Chit 篇小說 m̄-ta<sup>n</sup> 比「追風」早，mā 比「賴和」第一篇小說〈鬥熱鬧〉(1926) 早 40 冬！另外一篇是格林童話〈灰姑娘〉ê 台語版。

除了有小說之外，mā 有散文 kap 報導文學 ê 作品。像講，1886 年 2 月《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8 期有一篇〈Pak-káng Má ê sin-bûn〉(北港媽 ê 新聞)，1887 年第 20 期有一篇〈Tī Hêng-chhun-koân kiâ<sup>n</sup>-iû thoân-tō〉(Tī 恆春縣行遊傳道)。

M̄-ta<sup>n</sup> án-ne，mā 有 chit-kóa 時事 ê 報導，像講 1912 年 6 月第 327 期有一篇〈Kong-phòā tōa-chûn〉(攻破大船)，主要 teh 講 Titanic (北京話號做「鐵達尼號」) péng 船 ê 代誌。

整體來看，《台灣府城教會報》ù 1885 年到 1969 年 chit 段用白話字出版 ê 期間，伊 ê 內容 ē-sái 分做下面 12 類：(黃佳惠，2000)

1	宗教議題	5	科學新知	9	教會 kap 學校通訊
2	道德勸說	6	人物傳記	10	個人書信
3	台、西新聞	7	專題報導	11	原住民
4	天文地理	8	遊記 kap 見聞	12	文字 kap 語言 ê 探討

白話字有法度 tī 台灣 hông 普遍使用 kap 對台灣白話文學造成 chiah 大 ê 影響，其中 ê 大功臣之一就是 Barclay 牧師。Barclay 牧師 1849 年 tī Scotland ê Glasgow 市出世。伊 tī 1875 來到台灣傳教，到 kah 1935 年 tī 台南過身，lóng 總 tī 台灣貢獻 60 冬。Barclay 牧師引進印刷術、印刷機，創立印刷所「聚珍堂」(俗稱「新樓書房」)，開辦第一份白話字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設立教育機構「台南神學院」，重新翻譯新、舊約聖經，編印《廈英大辭典增補》(潘稀祺，2003；Band, 1936)。Barclay 牧師對白話字教育 ê 貢獻 kap 對台灣文學 ê 影響 chiah-nih 大，伊 ē-sái 講是「台灣白話字文學之父」、近代「台灣新文學 ê 開基祖」！

Barclay 牧師 tī 1885 年發行 ê 頭一期 ê 《台灣府城教會報》lāi-té 寫講爲  
啥物伊 beh 推 sak 白話字：

Khó-sioh lín pún-kok ê jī chin oh, chió chió láng khòa<sup>n</sup> ē hiáu--tit. Só-í  
goán ū siat pát-mih ê hoat-tō, ēng pèh-oē-jī lâi in-chheh, hō lín  
chèng-lâng khòa<sup>n</sup> khah khoài bat... Lâng m̄-thang phah-sng in-ūi i bat  
Khóng-chú-jī só-í m̄-bián òh chit-hō ê jī; iā m̄-thang khòa<sup>n</sup>-khin i, kóng  
sī gín-á só-thák--ê (Barclay, 1885).

可惜恁本國 ê 字（漢字）真 oh，真少人看會曉得。所以阮有設  
別物 ê 法度，用白話字來印冊，hō 恁眾人看 khah 快 bat... 人毋  
通 phah 算因為伊 bat 孔子字（漢字）所以毋免學 chit-hō ê 字；  
也毋通看輕伊，講是囡仔所讀 ê。

白話字既然 chiah 重要，án-ne 伊是 án-chóa<sup>n</sup> 來 ê neh？下面咱就來看  
白話字 tī 台灣發展 ê 情形。

自荷蘭撤退以後，tī 台灣 ê 來自西方 ê 傳教活動 tō tiām 靜落來 à。一  
直到 kah 19 世紀後半期 chiah koh 開始 tī 台灣 chhia<sup>n</sup>-iā<sup>n</sup> 起來。1860 年 ê sī-chūn  
清國 hām 外國簽定「天津條約」，正式允准外國傳教士去中國傳教。台  
灣 hit-chūn 是 hō 清國統治，因為天津條約 ê 關係，mā 開放 hō 外國人來  
傳教。Tō 是 tī chit-ê 歷史緣故之下，天主教 kap 基督教陸續來到台灣傳教。  
其中 siōng kut-lát 推 sak 白話字 ê 「長老教會」tī 1865 年由「馬雅各」醫生  
（James L. Maxwell, 1836-1921）chhōa 頭，正式 tī 現此時 ê 台南設立傳教 ê  
本部（徐謙信，1995:6-8；賴永祥，1990:277-280）。

「白話字」siōng-thâu-á 是爲著傳教 ê 目的 chiah 發展出來 ê。所以「白  
話字」真大部分 ê 應用 kap 出版 lóng 是 hām 宗教有關係 ê。Chit-kóa 運用  
白話字 ê 出版品或者個人 ê 應用大概 ē-sái 分類做 6 類：1)白話字教材 2)  
白話字字典、詞典 3)聖經、教義問答 kap 宣傳小冊等 4)白話字報紙、雜  
誌 5)其他有關哲學、數理、詩歌、小說等題材 6)個人 ê 筆記或者寫 phoe。

自 19 世紀開始，有 bē chió ê 白話字字（詞）典出版，下面 tō 簡單舉 chit-kóa 例。Medhurst (Water H. Medhurst 麥都思，1796-1857) tī 1837 年出版《福建方言字典<sup>6</sup>》；Douglas 牧師 (Carstairs Douglas 杜嘉德，1830-1877) tī 1873 年出版《廈英大辭典<sup>7</sup>》；現此時 tī 台灣 siōng 普遍 tèk 使用 ê 《廈門音新字典<sup>8</sup>》是由 Campbell 牧師 (William Campbell 甘爲霖，1871-1918) 編輯，tī 1913 年由台南 ê 教會公報社發行 (參閱賴永祥，1990；洪惟仁，1993、1996)。

頭一本白話字 ê 新約聖經《咱的救主耶穌基督的新約<sup>9</sup>》tī 1873 年出版，舊約聖經《舊約的聖經<sup>10</sup>》tī 1884 年出版。對白話字 tī 早期 ê 台灣教會 hông 普遍使用有真大貢獻 ê 白話字報紙《台灣府城教會報<sup>11</sup>》tī 1885 年由 Barclay 牧師發行。白話字出版品 ê 內容除了直接 hām 宗教有關之外，mā 有 chit-kóa kap 教義 khah 無關係 ê mih-á。<sup>12</sup>像講，1897 年 Gê Uî Lîm 出版 ê 數學冊《筆算的初學<sup>13</sup>》；1917 年戴仁壽 (G. Gushue-Taylor) 出版 ê 《內外科看護學<sup>14</sup>》；1925 年賴仁聲 (Lōa Jîn-seng) 所出版 ê 小說《阿娘 ê 目屎<sup>15</sup>》；1926 年鄭溪泮 (Tē<sup>n</sup> Khe-phoàn) 所出版 ê 小說《出死線<sup>16</sup>》；1925 年蔡培火 (Chhòa Pê-hóe) 所出版 ê 社會評論 ê 冊《十項管見<sup>17</sup>》。Chit-kóa 作品 lóng 是 tī 30 年代台灣鄉土文學論戰以前就出版 à。Hit-kóa 頭殼 lāi

<sup>6</sup> 英文冊名 A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Reading and Colloquial Idioms。Chit 本字典 tī 1932 編寫好勢，1937 正式出版。

<sup>7</sup> 英文冊名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the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al Variations of the Chang-chew and Chin-chew Dialects。

<sup>8</sup> 白話字冊名 Ē-m̄ng-im Sin Jī-tián。英文冊名 A Dictionary of the Amoy Vernacular Spoken throughout the Prefectures of Chin-chiu, Chiang-chiu and Formosa。

<sup>9</sup> 白話字冊名 Lán ê Kiù-chú Iá-so' Ki-tok ê Sin-iok。

<sup>10</sup> 白話字冊名 Kū-iok ê Sèng Keng。

<sup>11</sup> 《台灣府城教會報》改過 kúi-nā pái 名，現此時號做《台灣教會公報》。Chit 份報紙 tī 1970 年 chin-chêng lóng 用白話字發行，1970 以後改用中文發行，chit 幾年 koh 開始 tī 版面內底有 1 部分用台語文書寫，像講「父母話」版有白話字 ê 文章。

<sup>12</sup> Ē-sái 參閱呂興昌 1994。

<sup>13</sup> 白話字冊名 Pit Soàn ê Chho Hák。

<sup>14</sup> 白話字冊名 Lāi Gōa Kho Khàn-hō-hák；英文名 The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of Nursing。

<sup>15</sup> 白話字冊名 Án-niá ê Bák-sái。

<sup>16</sup> 白話字冊名 Chhut Sí-Sòa<sup>n</sup>。李勤岸有 kā 翻譯做漢羅台文版，全文 ē-sái tī 台灣文學工作室網站掠著 <<http://ws.twl.ncku.edu.tw/>>。

<sup>17</sup> 白話字冊名 Cháp-hāng Koán-kiàn。

kan-ta<sup>n</sup> té 漢字 ê 漢字既得利益者竟然 iáu 看 bē 清白話字 ê 重要性 kap 世界 ê 局勢，iáu tī hia 論戰台語 kám 有法度寫。甚至 90 年代到 ta<sup>n</sup> ê 台語文運動竟然 iáu 有 bē chió 人 iáu teh 替台語 chhōe 漢字本字、質疑台語 kám ē-tàng 用羅馬字寫。Che 實在是漢字至上 ê 悲哀行爲！

通常，教會 ê 信徒 tī 教會學 ē-hiáu 讀寫白話字了，in ē kā chit 套白話字應用 tī 日常生活當中，像講寫 phoe hō hāu-se<sup>n</sup> cha-bó-kiá<sup>n</sup>、寫日記、或者做大細項 tã-chì ê 筆記。白話字 tī 1970 年代 chin-chêng<sup>18</sup> tī 台灣 ê 教會內底 iáu 算 hōng 真普遍 ê 使用；m̄-koh，了後因爲政治 kap 「國語政策」ê 影響，soah táuh-táuh-á lú 來 lú chió 人使用。雖然白話字對普及教育 ê 貢獻無分 cha-po、cha-bó，白話字對女性教友 ê 影響特別大。Tī 古早重男輕女 ê 社會，一般 cha-bó-lâng lóng 真罕 leh 有機會受漢文 ê 教育。Chit-ê 現象一方面是因爲文化價值觀（重男輕女）ê 問題，一方面 mā 是經濟問題（漢字比白話字加真 phái<sup>n</sup> 學）。Chit-kóa cha-bó-lâng tī 接觸教會了，tú-hó hō in thang 學習簡單 ê 文字工具（白話字）、有受教育 ê 機會。In m̄-ta<sup>n</sup> 透過白話字學習聖經 ê 教義，mā ē-sái 學習現代 ê 智識。現此時 tī 台灣 iáu 有 chit-kóa 老一輩 ê 教友（特別是女性），m̄-bat 漢字、kan-ta<sup>n</sup> ē-hiáu 白話字。<sup>19</sup>

雖然「白話字」siōng-thâu-á 是爲著傳教 ê 目的所設計，到 ta<sup>n</sup> 來已經無限定 tī 描寫教會 ê 事務 niâ。Tī 1980 年代以後，<sup>20</sup>對著台灣政治運動 ê 開展，台灣 ê 本土文化界 mā 展開台語文運動，強烈訴求「chhui 講台語、手寫台灣文<sup>21</sup>」。Tī 現此時 khah 普遍 ê 3 種台文書寫方式「全漢」、「全羅」、kap 「漢羅」lāi-té 所用 ê 台語羅馬字，真 chē 團體或者個人 tō 是使用白話字或者修改過 ê 白話字來出版台文作品。<sup>22</sup>像講，「Tâi-oân-jī」、「台文通

<sup>18</sup> 我以《台灣教會公報》改做中文發行 hit 年做分界點。

<sup>19</sup> 根據黃典誠 tī 1955 年 ê 估計，tī 所有講 Hō-ló 話 ê 地區，包含福建、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等，lóng 總有 115,500 人 ē-hiáu 白話字。其中，台灣佔 32,000 人(參閱許長安，1992:70)。

<sup>20</sup> 有關 1980 年代以後 ê 台語文運動，ē-sái 參閱 Chiung (1999:33-49)。

<sup>21</sup> 台語 tī chia ê 定義是台灣各本土族群 ê 母語，包含原住民語言、客話、Hō-ló 話。

<sup>22</sup> 有關各式 ê 羅馬字，ē-sái 參閱楊允言&張學謙(1999)。

訊」、「台文罔報」、kap「台譯 5%計劃」<sup>23</sup>等團體，tī 羅馬字 ê 部分 lóng 用傳統教會白話字。因為參予台文寫作 ê 作者 ê 多元化，「白話字」ê 應用已經脫離過去以教會、傳教爲主 ê 題材。

Ùi 讀寫能力 ê 角度來看，白話字會 tī 早期 ê 台灣發展起來，並毋是意外 ê 代誌。白話字利用 kú-i ê 有限 ê 羅馬字母就 ē-sái 描寫所有 ê 台語詞，伊 ê 效率性實在 m̄ 是 hit kú-i 萬字 ê 漢字會當相比評 ê。Tī 古早農業社會 ê 台灣，大部分 ê 做穡人平時做穡 tō 做 bōe-liáu--á，那有時間 thang 去學寫漢字。白話字 ê 出現 tú-hó hō chit-kóa 下腳層 ê 做穡人 tī 真短 ê 時間內就學 ē-hiáu 讀 kap 寫。蔡培火 tī 20 年代 ê 時就點出漢字對 chē-chē ê 台灣人來講是學習上 ê 負擔；伊進一步主張用白話字來 tháu 放青暝牛，hō khah chē 人 ē-hiáu 讀 kap 寫 thang 增加知識、學問。伊 tī 1925 年出版 ê 用白話字寫 ê 《十項管見》lāi-té 講：

Pún-tó lāng lóng-kiōng ū sa<sup>n</sup>-pah lāk-cháp-bān lāng, kīn-kīn chiah chha-put-to jī-cháp-bān lāng ū hāk-būn, kiám m̄-sī chin chió mah? Che sī sím-mih goân-in neh? Chit hāng, sī lán ka-tī bē-hiáu khò<sup>n</sup> hāk-būn tāng; chit hāng, sī siat-hoat ê lāng bô ū cháp-hun ê sêng-sim. Iáu koh chit hāng, chiū-sī beh òh hāk-būn ê būn-jī giân-gú thài kan-kè hui-siōng oh-tit òh. (Chhòa, 1925:14-15)

本島人攏共有 360 萬人，kīn-kīn 才差不多 20 萬人有學問，kám 毋是真少嗎？這是啥物原因呢？一項，是咱家己 bē-hiáu 看學問重；一項，是設法 ê 人無有十分 ê 誠心。Iáu koh 一項，就是 beh 學學問文字言語太堅計非常 oh 得學。

雖然白話字比漢字 khah 有效率，一般人 soah 顛倒 kā 看輕、當做低

<sup>23</sup> Tī 1996 年由 chit-tīn 海內外 ê 台灣少年家組成一個台譯 5%計劃小組，chit-ê 計劃 tō 是 beh kā chit-kóa khah 有名 ê 世界文學作品翻譯做台文。自 1996 年開始，已經出版幾 10 本 ê 冊 à。

路 ê 文字，致使過去白話字 tī 教會以外 ê 社區並無 hông 真普遍 ê 接受 kap 使用。會造成 chit-ê 現象，主要是因爲下面 chit 3 個原因。

第一，「漢字主宰」ê 社會化 ê 結果。漢字 tī 漢字文化圈 lâi-té kúí 千年來 lóng hông 採用作正式 ê 官方文字。這無形中影響著老百姓對漢字 ê 看法，認爲有讀冊、有學問、beh 做官 ê 就 ài ē-hiáu 讀寫漢字。漢字以外 ê 文字 lóng 是 khah 低路、無水準 ê 人 teh 學 ê。

第二，對漢字 ê 結構 kap 功能有誤解，soah 來認爲漢字有「表意」ê 功能、上 ē-tàng 表達漢語。因爲真 chē 人有 chit 種無正確 ê 觀念，soah 認爲無用漢字就無法度來完整、正確 ê 表達 in ê 口語。M̄-koh，愈來愈濟 ê 研究，包括研究東亞語言出名 ê Hawaii 大學教授 DeFrancis (1990) 已經指出 chit 種觀念是 m̄ tiòh ê。

第三，政治力干涉 ê 結果。羅馬字 ê 使用受政治力壓迫 ê 現象 tī 中國國民黨統治台灣 ê 時期特別明顯。「漢字」對中國國民黨政權來講是中國文化 ê 象徵之一，用漢字以外 ê 文字來書寫台語等於是向大中國 ê 政治、文化概念挑戰。所以中國國民黨 bat 用鴨霸 ê 手段禁止白話字 ê 使用，像講 tī 1975 年下令沒收白話字版 ê 《新約》。

## 6. 結論

台灣 ùi 口語文學進展到書面語文學，一開始就是受西歐 ê 白話文學 ê 影響之下 kap 世界接做伙。台灣第一 pái ê 白話文傳統是 17 世紀荷蘭佔領時期 ê 「新港文」。第二 pái ê 白話文傳統是 ùi 1885 年 Barclay 牧師 tī 台南發行白話字報紙算起。「白話字」比「新港文」ê 影響 ke 真大，因爲 chit-mái iáu 有 bē chió ê 人 teh 讀、寫白話字作品。

有人認爲羅馬字是爲 tiòh 傳教 chiah 發展出來 ê，所以 he m̄ 是文學 ê 語言、mā m̄ 是全民 ê 文字。Chit 種 ê 講法其實是漢字既得利益者 teh 替 in ka-tī 辯解 ê 做法。咱 tī chit 篇論文 lâi-té 有講 tiòh，世界上 ê 文字無一種自起頭就是爲 tiòh 文學 soah 發展出來 ê。文字系統 hông thèh 來做創作文學 ê 工具 lóng 是後來 chiah koh 加上去 ê 功能。Tī 西歐國家，宗教改革以

後宗教是促使 in 文字普遍化、國民文學產生 ê 重要因素之一。若準因為白話字一開始有宗教 ê 色彩就否定伊 chiá<sup>n</sup>-chò 文學語言、全民文字 ê 地位，án-ne 西歐國家 ê 德國文學、英國文學，甚至東方 ê 越南文學<sup>24</sup>等 mā lóng 無法度成立。

有人 koh 講，早期推 sak 羅馬字 ê 人士 lóng 是「外國人」，所以羅馬字是外國字 m̄ 是台灣字。若準 án-ne，漢字 mā m̄ 是台灣字，因為伊是沈光文等 hit-kóa 中國人 chah 來台灣 ê。「Arab 數字」 mā m̄ 是台灣字，因為伊是 Arab 人發明 ê。實在講，無論羅馬字、漢字、Arab 數字，in lóng 是台灣人 teh 使用 ê 文字之一。長久以來，學界 chit 種 kan-ta<sup>n</sup> 看重漢字、忽略羅馬字 ê 心態 kap 作為應該值得反省。咱應該用 khah 開闊 ê 心胸來接受羅馬字，m̄-thang 用「狹隘」ê 中國地方主義來排斥國際通用 ê 羅馬字。只要是用台灣母語書寫 ê，無論是用羅馬字 iā 是漢字，in lóng 是正港 ê 台灣文學！

【本論文原底發表 tī 2004 年台灣羅馬字國際研討會，台南，國家台灣文學館，10 月 9-10 日；bat 收錄 tī 蔣為文 2005 《語言、認同與去殖民》台南：國立成功大學。】

※特別感謝呂興昌教授 ê 《台灣白話字文學資料蒐集整理計畫》團隊熱心提供白話字相關資料。

<sup>24</sup> Tī 越南，早期是用漢字，m̄-koh tī 1945 年以後漢字完全乎當初 mā 是傳教士設計出來 ê 越南羅馬字 chū Quốc ngữ 取代。到 ta<sup>n</sup>，用越南羅馬字所創作 ê 作品 chiá<sup>n</sup>-chò 越南 ê 國民文學。

## 參考冊目

- Band, Edward. 1936. *Barclay of Formosa*. Tokyo: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 Barclay, Thomas. 1885. *Tâi-oân-hú-siá' Kàu-hōe-pò*. No.1.
- Campbell, William. 1888. *The Gospel of St. Matthew in Formosan (Sinkang Dialect) With Corresponding Versions in Dutch and English Edited From Gravius's Edition of 1661*. (reprinted in 1996)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Campbell, William. 1903. *Formosa Under the Dutch*. (reprinted in 1992) Taipei: SMC Publishing Inc.
- Chiung, Wi-vun Taiffalo. 1999. *Language Attitudes toward Taibun, the Written Taiwanese*. MA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rlington.
- Chiung, Wi-vun Taiffalo. 2001. Romanization and language planning in Taiwan. *The Linguistic Association of Korea Journal* 9(1), 15-43.
- Crystal, David. 1992. *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anguages*. Oxford: Blackwell.
- Davies, Norman. 1997. *Europe: A History*. London: Pimlico.
- DeFrancis, John. 1990. *The Chinese Language: Fact and Fantasy*. (Taiwan 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DeFrancis, John. 1996. How efficient is the Chinese writing system? *Visible Language*. Vol.30, No.1, p.6-44.
- Diamond, Jared. 1997. *Guns, Germs, and Steel*.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 Gelb, I. J. 1952. *A Study of Writing*.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Heylen, Ann. 2001a. Dutch language policy and early Formosan literacy (1624-1662). In Ku Wei-ying(ed.). *Missionary Approaches and Linguistics in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199-251. Leuven: F.

- Verbiest Foundation and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 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alley, William. et al. 1963. *Orthography Studies*. Lond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 中島利郎 2003 《台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春暉。
- 余匡復 1996 《德國文學史》(上)。台北：志一。
- 古繼堂 編 2003 《簡明台灣文學史》。台北：人間。
- 呂興昌 1994 〈白話字中的台灣文學資料〉，  
<<http://ws.twl.ncku.edu.tw/hak-chia/l/lu-heng-chhiong/peh-oe-ji.htm>>。
- 周有光 1978 《漢字改革概論》。澳門：爾雅。
- 徐謙信等編 1995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百年史》第三版，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 村上直次郎 1933 《新港文書》(南天出版社重新出版)。台北：帝國大學。
- 林瑞明 1996 《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
- 楊允言、張學謙 1999 〈台灣福佬話非漢字拼音符號的回顧與分析〉發表  
於第1屆台灣母語文化重生與再建學術研討會。
- 河原功著 莫素微譯 2004 《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展開與日本文學的接點》。  
台北：全華科技。
- 洪惟仁 1993a 〈巴克禮《廈英大辭典補編》及杜典以後的辭字典簡介〉，《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4輯，頁10-25。台北：武陵。
- 洪惟仁 1993b 〈杜嘉德《廈英大辭典》簡介〉，《閩南語經典辭書彙編》第4輯，頁1-9。台北：武陵。
- 洪惟仁 1996 《台灣文獻書目題解：語言類》。台北：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 游勝冠 1996 《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前衛。
- 潘稀祺 2003 《為愛航向福爾摩沙——巴克禮博士傳》。台南：人光。
- 葉石濤 1993 《台灣文學史綱》(再版)。高雄：文學界。
- 董芳苑 2004 〈台語羅馬字之歷史定位〉，《台灣文獻》，第55卷第2期，  
頁289-324。

蔡培火 1925 《Cháp-hāng Koán-kiàn》。

蔣為文 1997 〈漢字文化圈的脫漢運動〉發表於第 3 屆北美洲台灣研究論文年會，加州大學柏克萊校區。

蔣為文 2001 〈白話字，囡仔人 teh 用 ê 文字？——台灣教會白話字 ê 社會語言學分析〉，《台灣風物》，第 51 卷第 4 期，頁 15-52。

蔣為文 2003 〈台灣白話字 hām 越南羅馬字 ê 文字方案比較〉，《台灣民族普羅大眾 ê 語文——白話字》，頁 94-123。台北：台灣羅馬字協會。

賴永祥 1990 《教會史話》第一輯。台南：人光。

黃佳惠 2000 《白話字資料中的台語文學研究》。碩士論文：台南師院。

## 附件：早期白話字作品

46

Tâi-oân-hú-sia<sup>n</sup>

Sin Chú ê làng nā heng-ōng hó-giáh ê sí, chiū kóng in ũ hok-khi; kàu tú-tiòh chhi-liân kan-khó, chiū ká in thó-khùi hoán-ló. Lán tiòh kiu Siōng-tè hō lán tãi-ke khah gâu thé-thiap Kiu-chú ê chêng.

— — — — —

Jit-pún ê Koài-sū.

Chha-put-to chap-ni-chêng, tī Jit-pún ê chng-sia ũ chit-lâng khi hioh tī hit kheh-tiàm, tī hia chiah hó-mih, iā tòa hó só-chāi, chhfa<sup>a</sup> làng lái chhoe-siau chhiu<sup>a</sup>-khek, lim-chúf khoài-lók chit-tú<sup>a</sup>. Kàu beh khùn ê sí, hoan-hù tiàm-chú, kah i bin-á-chài l1 tiám cheng tiòh kio i chhf. Hit ê tiàm-chú chiū chiàu i-é oē, kàu hit-sí jip-khi beh kio i; khò<sup>a</sup>-ki<sup>a</sup> bin-chhng-chêng soan-chhut chit-ki hô-li bóe, hut-jiàn kia<sup>a</sup> kàu bē-kò--tit, sūi-sí chấu-chhut-lái, phah-sng hit-é làng-kheh tek-khak sí iau-koài. Ka-tī teh siū<sup>a</sup>--kiòh m-kú ũ hoan-hù i, nā bó kio i, iū kia<sup>a</sup>-liáu hō i kòe-siàu khiàn-chek. Ko-put-chiong koh-chài jip-khi, chiū khò<sup>a</sup> hit-é làng-kheh chē tī bin-chhng, teh chiah hun. Hit-é làng-kheh khò<sup>a</sup>-ki<sup>a</sup> tiàm-chú sim-sín tah-hiab<sup>a</sup>, chiū mng i, Lí ũ jip-lái chia khò<sup>a</sup>-ki<sup>a</sup> sá<sup>a</sup>-hòe? Tái-seng tiàm-chú m-ká<sup>a</sup> kóng, kan-ta the-sí kóng, Bò--ah, Bò--ah! Hit-é làng-kheh koh kóng, Lí tek-khak ũ khò<sup>a</sup>-ki<sup>a</sup> sim-mih--leh; lí tiòh bēng-bēng ká góa kóng. Hit-é tiàm-chú jiàn-âu chiah ká i kóng láu-sít, Góa ũ khò<sup>a</sup>-ki<sup>a</sup> chit-ki hô-li bóe. Hit-é làng-kheh chiah in i kóng, Hm-hm, lí ta<sup>a</sup> í-keng ũ khò<sup>a</sup>-ki<sup>a</sup>, góa put-hóng sít-chai ká lí kóng. Góa chiū-sí láu hô-li, siōng-sí tiàm tī soa<sup>a</sup>--nih; chit-tiap lái chia sí

beh pān tãi-chi. Lí só-khò<sup>a</sup> só-thia<sup>a</sup> chit-hō sū, lí toàn-toàn m-thang ká làng kóng. Lí nā kó-jiàn án-ni, siók-hō lí put-lun ũ chí<sup>a</sup> hē tī biō--nih, góa beh hō lí ke chit-pōe. Kóng liáu chiū chò i khí-sin, lóng bó pò<sup>a</sup>-í<sup>a</sup> só-hùi hō i; hit ê tiàm-chú iā m-ká<sup>a</sup> ká i thèh. Thèng-hāu kàu bin-á-chài chiū chin-chia<sup>a</sup> thèh 50 chí<sup>a</sup> hē tī biō--nih chhi-khò<sup>a</sup>; kàu au-jit lái khò<sup>a</sup>, kó-jiàn ũ pí<sup>a</sup> chit-pah. Hē kàu kúi-nā jit, iū-goán sí án-ni, chāi hit-é tiàm-chú put-chí chhim-sin lah. Sim-koa<sup>a</sup> ná tham, kàu lō-bóe chiū khiòh kàu 100 koh; koh khi hē hia. Kàu bin-á-chài khi khò<sup>a</sup>, m-nā bó ke, hām i ka-tī-é iā sò<sup>a</sup> bō--khi. Iáu-kú m sí-sim, chiū koh khi hē chit-pái, keh-jit khi-khò<sup>a</sup>, iū-goán sí bō--khi. Kàu hit-tiap, chiū chai-kiòh sí hō kong-kùn phah-phiàn--khi; hit-é làng sēng-sít m-sí hô-li, put-kò sí chai in ũ tui-tiōng hit-é khiàn-sng, só-í chhōe chit-é phng lái choán-chiáh--i.

— — — — —

Tiòh sio-thia<sup>a</sup>.

Kin-lái ũ chit-é Bók-su khi kàu Lâm-hái ê Hái-sū beh sún kàu-hōe. Hit-tah sin Chú ê làng chin ài thia<sup>a</sup> i kóng tō-lí, tít-tít teh-beh bián-kóng i kóng. Nā-sí hit-é Bók-su lái bó lōa-kú, bat bó lōa chē oē, pún-chia<sup>a</sup> m-ká<sup>a</sup> kóng; chōng-sí chiah ê làng chhin-chhiu<sup>a</sup> bó-beh pàng i soah. Só-í siū<sup>a</sup>--tiòh chāi-chá Sū-tō Iok-hān kàu put-chí láu ê sí, chha-put-to bó khùi-lát thang kóng-ōe, iáu-kú ũ chit-kù oē teh khó-khng hák-seng, chiū chiong hit-kù lái ká in kóng:— Sè-kia<sup>a</sup>, lín tiòh sio-thia<sup>a</sup>. Chit-é sí góa ê tō-lí, sí té-té hō lín khah ê ki-tit.

〈Jit-pún ê koài-sū〉 (日本 ê 怪事) 1886 年 1 月 《台灣府城教會報》第 7 期

## Kàu-hōe-pò.

51

làng lái jin-chōe sin Kiu-chú. Thia<sup>a</sup>  
chit-lō siau-sit, sía<sup>a</sup> làng m̄ kóng che si  
chéng-pún hó-li-lō é hoat-tō?

Lán tióng-kan ū sím-mih làng beh  
khi óh án-ni lái kia<sup>a</sup>?

Pak-káng Má  
é Sin-bún.

(Sī Chiu Pō-há ki-é.)

Ka-gī siók Pak-káng ū chít-keng bio,  
mia klo Tiâu-thian-keng, lái-tiong ū  
chít-sin Ji-má, hō-chò Thian-siōng Seng-  
bó, sī thong Tái-oán tē-it ū mia-sia<sup>a</sup>-é;  
làng nā beh chhía<sup>a</sup> chit-sin Ji-má lái  
kèng, chít-jit tiōh sa<sup>a</sup>-khor-gín, 100 jít  
tiōh 300 khor, chē-chō jít tiōh chiāu-  
shg. Kū-ni, peh-goeh-kan, Ka-gī sía<sup>a</sup>.  
lái-gōa ták keng-hūn ū khi chhía<sup>a</sup>, eng  
chē-chē kò-sū lâu-jiát; iū mé-jit chò-  
hì hàu-kèng, khai-chí<sup>a</sup> chin-chē kàu bē-  
shg-tit. Ka-gī sía<sup>a</sup> pak-mng-gōa Un-  
sio-chhū-kéng sī lō-bōe chhía<sup>a</sup> lái kèng,  
kèng-liáu tiōh sòa chhía<sup>a</sup> khi hêng.  
Thâu chít-jit chhía<sup>a</sup>, làng chiū chò-hì  
siang-pé-tàu, koh tim phau-sia<sup>a</sup> chin  
lâu-jiát; tē-ji-jit, tē-sa<sup>a</sup>-jit iá-sī án-ni;  
tē-si-jit beh sàng khi hêng Pak-káng-  
bio. Kng kàu Sin-káng hiok-khùn, kio-  
lái put ū thau-khui, kàu koh khi-sin é  
sī, bē ki-tit pák. Kàu Pak-káng khe  
é khàm-téng, beh lōh khàm-ē, Má-chó-  
pò tui kio-lái ū khli-lh khók-lók póah-  
lōh-khi, siak ti khàm-ē. Kng é làng  
kóa<sup>a</sup>-kín khiok, hē tī kio-lái, koh kng-  
khi. The<sup>a</sup>-pái é làng cháu chò-chéng  
khi pò hōe-siu<sup>a</sup>. Kng kàu-ūi, hōe-siu<sup>a</sup>  
chiu giām-siong, kah làng khi phah ló  
kio thau-ke, lō-chú, kap chéng phō-hō,

kóng, Lán é Chó-má hō Ka-gī é làng  
kng-khi chau-that, seng-khu giām gō-  
siong. Aū-lái chiong hiah-é kio-pan,  
kap sàng-khi hêng é làng, lóng pák-lák-  
khi-lái, lèng-jiók, khó-chhō in. Iá ū  
sía-phoe hō thong Ka-gī chhía<sup>a</sup> Má-chó  
é thau-làng, kóng tiōh khi Pak-káng ká  
in chò-chio, á-si khi Bt-chiu khai-gán  
chhía<sup>a</sup>-sin, kóng sin tiōh-kia<sup>a</sup> tò-khi lah.  
Ka-gī é thau-làng hōe-phoe kóng, nā  
beh-soah chiū án-ni soah, nā m̄, mē-ni  
in m̄ chhía<sup>a</sup>. Ta<sup>a</sup> hiah-é kio-pan ū làng  
pàng-tò-lái; chóng-sī chit-é sū-chéng  
m̄-chai aū-lái beh kàu-nāu kàu àn-  
chóa<sup>a</sup>-iū<sup>a</sup>. Koh ū chit-é Un-sio-chhū  
làng, kúi-nā-cháp nī chéng siāu-liām  
beh kàu bio khi sio-kim, kàu hit-tiáp iá  
kap in khi; kim sio-liáu, iá hō làng  
pák chò-tui. Kúi-nā mé-jit iau, kóa<sup>a</sup>;  
iá kàu pàng tò-lái é sī, chin m̄-kam-  
goān; ū pháí<sup>a</sup>-chhūi chiū-chó, kóng i  
kàu-sī iá m̄-kèng hit-hō chhā-tháu-á, iá  
beh hoan-hù i-é hō-è m̄-thang pài-put,  
chin-chia<sup>a</sup> bē pó-pl làng; bē kòe-tit in  
jip-kàu é làng kóng put sī chhā-tháu-á  
bó sía<sup>a</sup>. Iá ū-làng hi-làng kóng, ká<sup>a</sup>-sī  
khóa<sup>a</sup>-káng-goeh mé-jit é hi, bó bin, tī  
kio-lái ài khùn tuh-ka-chōe, chiah poah-  
lōh-khi: ū làng kóng, ká<sup>a</sup>-sī chhūi-ta,  
kàu khe beh lōh-lái chiah-chúí. Góa siū<sup>a</sup>  
i bó khóa<sup>a</sup>-hì, iá bē chhūi-ta lim-chúí,  
put-kò sī chhā é siōng, siók sí-é mih, bó  
sin, bē sía<sup>a</sup>, làng kèng i hók-sái i, sit-  
chāi sī gōng kàu-kék; ng-bāng làng  
túi án-ni chhē<sup>a</sup>-gō, chhin-chhū<sup>a</sup> hit-é  
làng kóng pún-sin m̄-pài, iá beh hoan-  
hù i-é hō-è m̄-thang pài: sī goán-é sim  
sō-ài.

Aū-lái ū thia<sup>a</sup>-ki<sup>a</sup> kóng, Ka-gī sía<sup>a</sup> ū  
tē 30 khor-gín hō hōe-siu<sup>a</sup> khi chò-chio:  
tái-chi chiū án-ni soah.

〈Pak-káng Má é sin-bún〉(北港媽 é 新聞) 1886 年 2 月《台灣府城教會報》

第 8 期

### Lâm-pō· Thoân-tō-hōe.

Lâm-pō· Thoân-tō-hōe tī 9 goeh 20 hō (Kū-lèk 8 goeh 12) beh chū-chíp tī Kì-āu-ke Lé-pài-tūg. Chhiá" Lâm-pō kap A-káu-thia-siok é cheng tông-liâu tiòh chiáu kàu; tī hōe-kí beh sòa khui tãi lán-soat-hōe, chhiá" liat-ūi tiòh ū-pi.

### Thō-thoà<sup>n</sup>-á.

Bó kok ū hia<sup>n</sup>-tī nng lóng chò tiâu-lái é bún-koa. Hia<sup>n</sup>-ko ū se chit-é cha-bó-kiá" miá kiò Pó-siān. Kàu 14 hòe, Pē-bó lóng kòe-óng, chiū hōr in chek chhōa khi chiàu-kò. Sió-ti iā ū se nng-é cha-bó-kiá"; chit-é miá kiò Pó-chu, chit-é miá kiò Pó-gék. Pó-chu chit si 12 hòe, Pó-gék 13 hòe. In lāu-pē chit-si sin-thé ti-pē", chiū .si koa" hōe-ke ióng-pē".

In chím chin thiā" i nng é cha-bó-kiá", múi jít kan-ta kòr se-chng. Pó-siān múi-jít liáu-lí chū-chiáh sé i-chiū", iā tiòh keng thō-thoà", ti-kàu seng-khu siông-siông ū thō-thoà" é là-sám, sòa ká i kiò-chò Thō-thoà<sup>n</sup>-á. Chóng-si hiah-nih tiòh-bōa iah m-bat siū-khi, sng si chin hó lú-tek. Tūi lái in chek tau 7 ni kú, i nng-é sió-mōe chng-thā" sūi-sūi eng-eng, i lóng m bat kheng-hun, ka-ti tak jít jin-chit lí-ke.

Chit-si tí-tiòh Thài-chú beh chhōa-bó, tiâu thong-kok é chāi-sek-lú, tiòh lái hó i chhiá". Hit-tiáp in nng é sió-mōe chē chhia beh khi hū Thài-chú é ián-siáh. Thō-thoà<sup>n</sup>-á ká in chím pín i iā ài khi; in chím kap i nng é sió-mōe lóng hiām i kóng, "Lí chit pān iā ká" thi khui-chhiū kóng beh khi, chin hē kiàn-siáu leh!" Hōr in chím kap nng-é sió-mōe chek-pi, bín ang-ang chiū koh jip-khi thō-thoà<sup>n</sup>-keng, bák-sái ná lóh-hō, chóng-si m-ká" háu chhut sia".

Hit-jiàn ū chit tiu" bé-chhia chē chit-é

chin lāu é hū-jin-láng lái, nng Pó-siān kóng, "Háu siá<sup>n</sup>-sū? Góa si lí é chō-má chai lí é kan-khó, ta" lí iā thang khi hū Thài-chú é ián-siáh." Chiū chiong koái<sup>n</sup>-á loáh Pó-siān é seng-khu, chek-si pi<sup>n</sup>-chò chhēng chin súi é si-tiú; iā eng koái<sup>n</sup>-á phah nng tē chiòh, chek-si pi<sup>n</sup>-chò chit siang gék-é, chiū hoan-hū i kóng, "Lí khi tiòh m-thang kòe 12 tiám túg-lái." Pó-siān pài-siá chō-má chē chhia chiū khi. Chóng-si hit-si lóng lóng i-keng teh lim-chiáh lah!

Thài-chú khoà<sup>n</sup>-kí" Pó-siān hí chhut bōng-gōa, pún-sin thēh hó mih hó i chiáh, chiáh poà<sup>n</sup>-sék liáu, khò<sup>n</sup>-kí" teh-beh 12 tiám, Pó-siān chiū khi-sin chhut-khi; chin kú lóng bó koh lái. Thài-chú chin in-būn, si-kè lóng chhōe bó, iā m-chai i é sē<sup>n</sup>-miá chū-chí, Aū-lái khoà<sup>n</sup>-kí" toh-kha chit-siang gék-é, chiū chiong gék-é chhe Khim-chhe khi tak só-chai hó chāi-sek-lú é cha-bó-gín-ná chhēng, ná chhēng tú-hó hit-é chiū-si Thài-chú-bui. Khim-chhe niá-chí chek-si khi.

Hit-tiáp Pó-siān túg-lái kàu chhū iáu-bōe 12 tiám, i-chiū" iú-goan pi<sup>n</sup>-chò kap kú-si táng, in chím lóng m-chai i khi hū Thài-chú é ián-siáh. I nng-é sió-mōe kàu 4 tiám chiā" túg-lái, chiū ká in niá kóng, "Kín-á-jit khò<sup>n</sup>-kí" chit-é chin-sú, pi siáu-lá iá<sup>n</sup>-kòe chin chē." Pó-siān tī thō-thoà<sup>n</sup>-keng à<sup>n</sup>-thau chhut lái khò<sup>n</sup> kóng, "Kiám ū chhin-chhiū" góa?" Pó-chu, Pó-gék chin siū-khi, chek-pi i kóng, "Lí chit-é ná kú, iā teh hē kiàn-siáu." Sòa bó-i bó-i koh kiu-jip thō-thoà<sup>n</sup>-keng.

Keh jít Khim-chhe lái kàu in tau, kiò ná ū chāi-sek-lú lóng tiòh lái khi chhēng gék-é, chhēng ná tú-hó, chiū-si chò Thài-chú-bui. Pó-chu, Pó-gék khò<sup>n</sup> tiòh gék-é khah sé, chiū tī lai-bín chám chit-tē kha-chiū", kún-kín chiong pò chat hó, chiū beh lái chhēng. Khim-chhe khò<sup>n</sup>-kí" kóng, "M-thang phah là-sám gék-é, in-ūi lí é kha m-si chū-jiàn-é iáu teh lāu-hoch leh." Pó-siān tī

明治四十三年十月二日  
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第三百六十六號

〈Thō-thoà<sup>n</sup>-á〉(塗炭仔) 1915年9月《台灣府城教會報》第366期

**Kong-phòà Tōa-chûn.**

Khah óa Pak-kék hia ũ lób-seh ná-chún tī khaú lâm-pêng ũ lób-hō ē khoán. Lân hit ē seh ũ só-chāi sī chún ehim; téng-bin ē seh ũ teh ē-té-ē, tī-kàu tēng khok-khok, chiá-chò peng. Hit hō peng ũ chiām-chiām lâu-lób kē ná-chhín-chhiū" chò chit tiâu peng ē hó. Hit hō peng-hō ũ bân-bân chhín-chêng kàu hái-nih. I-keng kàu hái-kháu peng chiū chng-jíp chúi-nih, chhun khah tng chiū tōa tē peng chhín-tng khi phú tī hái-nih. Só chhín-tng ē peng, lāng kiò chò peng-soa"; ũ-sí chám-jiân tōa tē, lí hái-bin kúí cháp tng khoán, iá tī hái-lái kúí-ná pah-tng ehim. Lân hiah ē peng-soa" hō chúí lâu, iá hō hong phah kàu khah lâm-pêng, tú-tióh khah sio-lō ē só-chāi chiū ũn-ún-á iú"-khi.

Bōc iú" ē tã-seng, hiah ē peng-soa" sī chò hái-bin chún-chiah ē tōa gúí-hiám. Sái-chún-ē mē-hng-sí khòa" bē tióh, ũ-sí chún kháp-tióh peng-soa" ná-chún lê-tióh chióh-tháu, sóa tím-lób-khi kàu hái-té.

Chāi se-lék 4 goéh 14 mē, tī Tōa-sai-iú" óa Bí-kok hit-tah, ũ thi"-ē bân-kok tē-it tōa chiah chún kháp-tióh hit hō peng-soa". Hit chiah sī Eng-kok chún hō-kio "Titanic": sī-bân gō-chheng tun tōa. Tui Ke-lāng sái kàu Sin-hō hiah ē chún sī kan-ta lāk-chheng-gōa tun, án-ni hit ē "Titanic" pí in sī chha-put-to chhit pōe khah tōa. Hit-tiáp tái-khai ũ 2200 lāng tī chún-lái, chún khiok bō liām-pi" tím-lób-khi, iú-goán phú chúí-bin chha-put-to 4 tiám-cheng-kú. In sái-sí kóng bō-sò"-tián kiò pát chiah chún lái kiú. Lēng-gōa kúí-ná chiah chhín-tióh in ē tián-pō, chiū kóa"-kín sái khi in hía, khó-sioh lū bē-tióh; kàu ũ chiū kan-ta khòa" kúí-ná chiah kiú miá chún, kiú óa 800 lāng, kí-ú 1400 lāng sí-khi. Tōa chūa í-keng tím-lób-khi.

Tī chún-nih ũ kím-tiâu tát \$1,000,000. Chún ē kò-chi" sī chha-

put-to \$1500,000. Hit chiah chún sī siu-sin-ē, hit-tiáp sng sī in thau-chōa kòe hái. Chún-chiah chián lóng m-bat tú-tióh hiah-nih tōa ē chai-hō. ũ chit hāng sít-chāi hō lán thang kám-siá Siōng-tē, chiū-sī in tãi-ke sui-jiân tú-tióh hiah-nih gúí-hiám ē sū, iáu-kú ũ chiū tō-lí lái kiá". Chiū-sī tī Se-kok Kí-tok ē tō-lí kú-kú liú-thong, só-í tī chún-nih hiah ē lāng m-sí kan-ta tī-lí ka-tí ài tit-tióh kiú, hoán-túg kam-goán sa"-niú, hō hū-jin-lāng kap gín-á seng lób chún-á tit-tióh kiú, áu-lái ná ũ tū chiū cha-pō-ē chiah jíp chún. Áu-ni tit-tióh kiú ē lāng khah chē sī hū-jin-lāng kap gín-á. Chē sít-chāi sī hián-bēng hiah ē lāng chit-tái kòe chit-tái ũ tit-tióh Kí-tok ē kà-sí, iá m-sí kúí tī khang-khang.

**Sió-hák-hāu.**

Kin-ni Tái-lám Thài-pēng-kéng Sió-hák-hāu ē hák-seng, ũ nng pah gōa lāng. ũ-tióh kàu-sek khah eh, iú-koh bō sím-mih tú-ló ē sian-sí" kàu-giáh thang kà, chiū m ká" siu siú"-chē. Ná beh bō án-ni ē put-pián, chiū ũ nng pah sī gō cháp lāng.

Bāng kàu se-lék 9 goéh tī Chiang-hōa ē-tit ke siat chit keng sió-oh, put-kò hú-khó iáu-bōe chhut-lái.

Tī chháu-tē kúí ũ ē thoán-tō sian-sí" ũ siat sió-oh kà gín-á. Kiám-chhái ũ kàu-hōe lēng-gōa chhiá" sian-sí" lái kà. Chhiá" kà hit hō sió-oh ē sian-sí" kap thoán-tō-ē siá phoe ká Tióng-oh hōu-tiú" thong-tikúí-ná hāng.

1 ũ kúí ē hák-seng? Hun lám-lú.

2 Choán-jit ũ kà á-sí pōa"-jit, chhiá" kóng-béng.

3 ũ kà sím-mih chbeh? Chhín-chhiū" Hān-bún sím-mih chbeh? Kok-gí sím-mih chbeh? Pēh-ōe sím-mih chbeh? ũ kà soán-sút bō?

4 ũ kà sím-mih pát mih?

5 Tī lín ē sió-oh ũ sím-mih pát mih ē siáu-sit? Chhiá" kí-lób-khi.

〈Kong-phòà tōa-chûn〉 (攻破大船) 1912年6月《台灣府城教會報》第327期